

谋杀案牵出重大商业诈骗案

热点畅销

“过江龙”陈松青

1949年之后,香港取代了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这个自由港以其宽松的环境、便利的金融服务,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枭雄乃至骗子。佳宁的老板陈松青,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计谋多端,一度在香港商界呼风唤雨,连英资大亨都被他迷惑,但最终还是栽在了廉政公署的手里。

陈松青的身世至今仍有疑点。据说,他1937年出生在沙捞越,但也有报道说他1933年出生于福建。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松青赴英国留学,获得工程学位,毕业后一直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做建筑工程师。1972年陈松青所在的新加坡一家建筑公司倒闭,他申请了短期签证到香港,加入了地产商钟正文的公司,任项目经理。陈松青颇有能力,钟正文很器重他,并在经济上提供支援,他们合资组成公司,经营地产业务。

香港的地产市场在70年代中期开始复苏,1976年渐趋蓬勃,陈松青开始在新界购入地皮,蓄势进军地产市场。与此同时,他开设独资的佳宁灭虫公司——“佳宁”这个公司标志首度面世。1977年底,他成立佳宁集团有限公司,成为集团主席,直接控制多个由自己开设或收购的公司,包括首个上市公司——佳宁投资有限公司。

陈松青来自东南亚的新加坡,港人习惯将东南亚称为南洋,南洋华人一直将香港这个自由港作为他们经商、投资和居住的首选。这些来自南洋的华人在香港往往被称为“过江龙”。陈松青作为“过江龙”,名不见经传,不可能立即获得香港本地银行和财团的青睐,他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马来西亚金融机构,从马来西亚裕民银行在香港注册的裕民

财务公司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贷款。陈松青的业务不断扩大,遍及交通、航运、旅游、保险、房地产、金融、饮食、酒店甚至娱乐业,业务版图也从香港延伸至台湾省、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美国。佳宁成为一个拥有二百多家公司的多元化集团。

此后,陈松青及佳宁神话开始变得神乎其神。

美丽的神话

佳宁集团不断壮大,股价飙升,受到股民热烈追捧。而使陈松青在地产界声名大噪的是1980年的金门事件。

1980年1月,陈松青通过一家自己持有75%股权的公司,以9亿9800万港元购入位于中环的金门大厦。数月后,他又宣称以16亿8000万元成功将它转售予另一财团,消息轰动地产及金融界,整个香港社会为之瞩目,因为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盈利最多的单一房地产项目。陈松青声称收购行动所需的庞大资金是来自佳宁及一直支持他的幕后财团,不需要向银行借贷,而在香港,人们并不了解裕民财务与陈松青的关系。

在金牌庄家詹培忠(现任立法会议员)的协助下,陈松青以约3亿港元现金收购上市公司美汉,稍后易名为佳宁投资有限公司(佳宁投资),成为佳宁集团第一家上市公司。佳宁上市后的股价为6元。这两宗交易一方面使佳宁在香港房地产市场备受瞩目,另一方面则显示它具备雄厚的资本。1980年11月,佳宁股价曾一度飙升至每股17元9角的历史高位。

陈松青呼风唤雨的本事,连香港银行业的龙头老大、英资汇丰银行也没有察觉。1981年,佳宁集团号

称盈利20亿港元,一举超过嘉道理(香港的犹太富翁,主要投资发电)、船王包玉刚和另一位华人富豪李嘉诚,与当年汇丰银行的盈利相差无几。上市不到两年的佳宁居然能够一举成为与香港第一大银行平起平坐的公司,陈松青这个南洋来的过江龙居然能够和包玉刚、李嘉诚相提并论,这个神话实在是神乎其神。

佳宁集团的迅速崛起使市场惊诧莫名,其股票价值不断攀升,一些短线投资者实现了发财美梦。佳宁的商界神话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同时,正在制造着一个巨大的骗局——陈松青和他的佳宁系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子公司、孙公司对股价进行操纵,通过“自己买自己”,以维持较高的股价。再美丽的泡沫,最终还是要爆破的。佳宁神话破灭后,不少股民损失惨重。佳宁在香港遗留下来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陈松青很熟悉资本主义社会和香港这个冒险家乐园的特质,刻意在人前形成一种高深莫测的印象。他非常重视“面子”,也非常善于使用公关手段,例如重金礼聘当时金融界知名人士及专业人士为自己的麾下;比如他将自己的办公室装修得美轮美奂,居住豪华大宅,并拥有名贵轿车等;比如他在社交场合故意显示富豪的形象。另一方面,深谙人性的他,却又十分低调,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通常不拍照,使自己掩藏在朦胧神秘的气氛中。人们看到他名下的公司和业务不断膨胀,好像有用不完的资金,对于他的背景及财政来源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时香港媒体盛传着有关陈松青背景的各种版本,包括:陈松青的后台老板是马来西亚官方;陈松青是非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密友;陈松青的资金来自莫斯科人民银行。陈松青自然不会澄清这些传闻,

这些传闻已经成为他的免费广告。

不过,陈松青最终还是“澄清”过这种传闻。1980年1月4日,陈松青在律师陪同下到香港证监会作证,声称佳宁是他与东南亚一个大家族合作的,这个家族成员遍布各地,资金则来自纽约市场,是年期15年的无限额贷款,利息是9厘。这当然是鬼话。

土崩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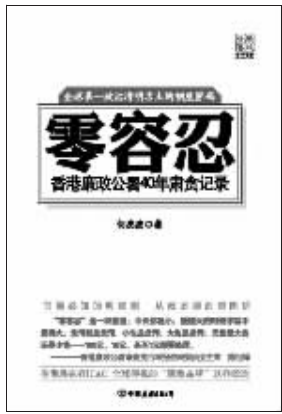
佳宁神话的破灭,与当时的政治及经济大环境密不可分。

1982年前后,中英政府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展开谈判。其时,人们还无法看清香港的前途,整个社会一片迷茫,这也带来了经济的困顿——房地产价格大跌,各行各业均受到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佳宁集团的神话开始破灭。

1982年9月,佳宁仍坚称在六个月内获纯利2亿6900万元,不过,话音未落,旋即宣布资金周转不灵,股价应声下跌,它的主要债权银行提出将佳宁清盘。虽然佳宁集团试图挽回狂澜于既倒,尝试与银行安排债务重组,但无奈大势已去。

1983年1月3日,佳宁股票在交易所停止买卖,旗下公司逐步停业。一个叱咤一时的商业王国就此土崩瓦解。钟正文留下16亿港元的贷款担保和20亿港元的债务,首先逃离香港,佳宁商业诈骗案全面爆发。随后,债权人纷纷向法院起诉,佳宁集团及属下多家关联公司被清盘。1983年10月2日,陈松青及多名高管被逮捕。

1983年7月18日,裕民财务公司总经理助理贾里·易卜拉欣被暗杀。香港警方很快就发现,这个谋杀案并非普通的刑事罪案,而是涉及复杂的重大商业诈骗,由此,廉政公署也介入了这个案件。



何亮亮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几十年前,香港曾经是个贪污盛行、民怨沸腾的社会。当时,港英政府迫于民众压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开始大力肃贪。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重拳出击,破案如神,屡屡扳倒贪官,备受瞩目。本书作者何亮亮在移居香港的近20年间,对香港的法治及文明程度有着深刻而直接的感受,并由此产生了揭示香港廉政公署成功原因的冲动,此后历时10年,终成本书。

[上期回顾]

现年72岁的前大法官、主审葛柏案的杨铁梁至今仍未清楚记得审判葛柏的前前后后。葛柏案裁决大约一年后的那一天,已是资深大法官的杨铁梁巡视监狱,观察犯人情况,当他到达小榄监狱诊症室时,遇上了在诊所当临时助手的“大老虎”葛柏。



张巍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叶晓玲在接到升职邮件的这一天被男友甩了。晓玲跑到西南某小城出差。新上司叫关一禾,阴差阳错,关一禾与晓玲展开了一段崭新的恋情。然而就在两人商定晓玲辞职的时候,晓玲发现自己怀孕了。在晓玲父母的坚决要求下,关一禾舍弃了美好的前程,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关一禾的工作、婚后的家务问题、婆媳问题、潜在的外遇问题,让这两个匆忙结婚的人疲于应付。历经千山万水后,两人发现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和孩子……

[上期回顾]

晓玲和关一禾的关系终于暴露了,晓玲成了板凳队员。同时,赵金子竟然去关一禾单位做了前台接待。

记者会上,怀孕7个月的晓玲摔倒了

职场恋情

就在关一禾经历打卡机风波的同时,刘淑敏已经把儿媳弄到了医院。这是晓玲第一次在公立医院产检,一进医院大门,人山人海的架势就把晓玲吓傻了。就在两人犯愁的时候,晓玲看到了王鹏鹏!王鹏鹏也看到了晓玲,快步走上来打招呼,并向身边的女孩介绍:“这是我高中同学,叶晓玲。”又指着她身边的女孩告诉晓玲,“我结婚了,这是我老婆达达。”

王鹏鹏和达达准备要孩子,来做孕前检查。王鹏鹏的老婆是1988年的,甜甜地管晓玲叫“晓玲姐姐”。王鹏鹏自告奋勇帮晓玲排了队,检查完,又主动帮她叫了部出租车,送她和刘淑敏上了车。刘淑敏在车上问晓玲王鹏鹏是谁,晓玲按照王鹏鹏的说法,只说是一个高中同学。不是没有唏嘘的,但更多的感觉是怪异,如果当初没有当初,没准自己就成了站在王鹏鹏身边的那个人。

午餐时间,赵金子兴高采烈地和关一禾一起吃饭。关一禾给赵金子看自己的结婚照:“我太太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晒幸福么?”“我的意思是你早晨不用叫我起床,晓玲睡眠不好,我不想吵到她。”这句话彻底击溃了赵金子,她本以为关一禾会说诸如“对不起”“我无法爱你”之类,但他无视了她的感情。他不在意她爱,或者不爱,他在意的只是:亲,不要影响我媳妇儿的睡眠。赵金子哭了,号啕大哭。

第二天,关一禾没有收到赵金子的叫早电话,他有点担心。结果一到公司,就发现赵金子精神抖擞地坐在前台跟自己打招呼。“你没事吧。”“没事,能有什么事儿?”剩下的几个月,大家就这样相安无事。

为了感谢婆婆对自己这段日子的照顾,晓玲主动给刘淑敏报了个

海南六日游。刘淑敏勉为其难地走了。没想到这几天,是某些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某些人生命的转折点。

周一一早,关一禾接到紧急任务,要出差,他很愧疚地跟晓玲保证,周二晚饭前一定回来。这天,何玥玥早晨一来就有点不舒服,但她仍坚持不下班。中午十二点,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陆陆续续地出门吃饭,人们也都注意到了何玥玥脸色不好,趴在桌上就都没叫她。晓玲劝何玥玥赶紧去吃饭,何玥玥却坚持加班。

晓玲没再说什么,主动提出给她买饭,过了一会,她拎着打包盒回到了办公室。这时候,何玥玥已经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晓玲把饭放下,何玥玥哼了一声。过了一会,晓玲抬头看了一眼表,12点45分,何玥玥还是保持原来的姿势趴在那里。晓玲走上前去,喊了几声“玥玥”,声音不小,但何玥玥还是没理她。晓玲伸手小拉了一下何玥玥,何玥玥整个人顺势倒了下去,晓玲看见了一张比米饭还白的脸。

“呀!救人啊!”晓玲爆发出一声惨叫。其他办公室里没有去吃饭的人赶来了,人们手忙脚乱地叫救护车,把何玥玥抬上救护车。在何玥玥还没有赶到医院时,“丰盛年轻女员工过劳死”的新闻已经成为微博头条。

Mary命令晓玲配合解决公关危机。何玥玥胃出血,幸亏抢救及时,命保住了,但是人还没醒。“你救了她的命。公司希望你出面,作为见证人,参加记者会接受采访。”“为什么是我?”“因为你是孕妇,媒体、观众会对你有天然的好感。”

记者会在公司最大的会议室召开。一个又一个问题如同连珠炮,让她不得喘息。一个年轻的记者为了抢好的采访角度,使劲向前推挤,晓

玲后退的时候,绊到了另一个记者的摄像机……于是,叶晓玲进产房前见到的男人,不是她老公,也不是她父亲,是这个记者。

在那个瞬间,叶晓玲忽然闻到了花的甜味,她感到一丝不愿接受的湿润与疼痛,她的孩子提前两个月到来了。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她,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腿:是血,红得像火,粉得像霞。

她看到Mary拨开人浪冲向她……并且嘶声力竭地打电话:“关一禾呢!这个时候他死到哪去了!”

再清醒时,她听到Mary在跟医生交涉,医生说:“血压下降太快,通知家属,剖吧。”但是,没有家属!这时,Mary冲过来,使劲把晓玲的手拉起来:“晓玲,清醒点!不签你就死了!你孩子也得死!”Mary握着晓玲的手,签下了晓玲的名字。

手术室外,Mary一遍遍地打关一禾的电话,终于,打通了:“你老婆要生了,赶紧过来,在公司旁边的科技园医院。”关一禾跳上了一辆冀D牌照的出租车:“师傅!去北京!多少钱我都给!”

这天庄惠芬一早起来就觉得心神不宁,叶老师也觉得眼皮“突突突”一直跳个不停。结果楼下邻居噤噤噤跑上来了:“我儿子上网,看见视频里面那个特别像你家晓玲。”“晓玲怎么了?”“你自己去看看。”庄惠芬从邻居家电脑上看到了自己女儿的惨状。庄惠芬一下就蒙了,她打女婿的电话,得知关一禾没陪在女儿身边,一句话没说赶紧挂了电话打亲家手机,结果刘淑敏在海南根本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晓玲醒来后看见关一禾,她有一种放松的感觉:“男孩还是女孩?”关一禾努力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好像忘了问了。两人面面相觑,晓玲崩溃了,她赶紧推关一禾去看小孩。

关一禾在走廊上碰见了匆匆赶来的老丈人两口子。“晓玲呢?晓玲怎么样?”庄惠芬一见到关一禾劈头盖脸就问。“晓玲醒了。在房间里。”“你上哪?”“我去看看孩子。”“你就记得你娃,我娃生孩子差点都死了。关一禾你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照顾不好,有什么事业都是屁,是屁!”叶老师赶紧把两人拉开:“行了,你和一禾去看晓玲,我去看看孩子。”

庄惠芬在女儿的病房里哭得稀里哗啦的。过了一会,叶老师回来报,孩子挺好的,是个儿子,有护士照顾,大家这才放了心。

第二天一早,刘淑敏匆匆赶来。庄惠芬看见刘淑敏带着一兜海南特产回来的,心里更加气了:“亲家母,晓玲跟我们回西安坐月子吧,我们最近没有旅游计划。”“老庄,我知道你心里有气,这事实确实怨我,我要知道有记者会,我可不敢去海南。”“晓玲赶紧说:‘妈,我要上厕所!’”

这天晚上晓玲偷偷去探视了自己的孩子,她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想找医生来看看。小护士说探视是违反规定的,晓玲心一横,大闹起来。这一闹腾刘淑敏也醒了,不住摇头,之前怎么没发现这孩子爱添乱呢。

刘淑敏护送晓玲回了病房,一路数落:“你不能瞎跑,回头万一不下奶就糟了。”“下不了奶就吃奶粉!”

庄惠芬醒了发现女儿不见了,出门去找正好碰见这一幕,内心的火蹭一下就起来。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日清晨五点,两个老太太就站在医院的走廊上你来我往地理论起来。

那一晚,陪在医院的是关一禾。庄惠芬直到进了旅馆,才发现自己的腰疼得都弯不下去了。她脑子里反复寻思白天发生的事情:“老叶,咱晓玲将来受一点委屈,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家的。大不了离婚!孩子我们养。”